

杭縣志稿

第十五册  
市伴送題



地240113  
42  
市=15



藝文

碑碣一

金石文字古人託以不朽後人資以  
 考鏡也耳目所及自吳至清悉著錄  
 之蓋一縣掌故所係不必援歐趙之  
 錄止于五代阮氏兩浙金石志止於  
 宋元之例耳即近在民國亦附列其  
 目金文寥寥綴於末一先後次序以  
 類以時一地以時次一

吳巖山天璽碑

臨平記再續天璽元年七月立石巖山記吳功德

東觀令華穀撰文皇象義書

宋永和堤記

杭縣志稿卷二十

咸淳志紹定三年庚陽月許應龍記在臨平湖

運河有塘衣帶浙水自都城東北橋鎮薄吳頭楚尾  
 綿亘千餘里關提封者六州帶主管者十縣仁和首  
 當其一郵遞輦運憧憧旁午唯永和隄阻鼎湖白龍  
 潭之險卯風湍流寅夕鼓盪一有線溜則膏腴數百  
 頃瞬刻就浸翳欲經久不拔是豈一日一人之力哉  
 邑有范任二君倡為義役乃悉心討究謂土方屢潰  
 于成也於是率眾就工築以木石成二百五十丈為  
 錢數千緡范君為費獨當什伍董視犒賚尤詳焉旁  
 築道民庵給伏臘俾早晏巡徼事無遺慮整如也摩





始於紹定己丑之春告成於是歲良月之望民間曾  
無勞動之苦公家坐收興築之利談何易哉隄成請  
記顛末予嘉其賢勞且諭之曰自令之來我邑也無  
橫歛暴賦以蠹民繇是吏日貧而民日富既有餘財  
矣無深刑酷罰以殘民繇是役益簡而生益繁既有  
餘力矣及今閒暇率就斯役用答令德故輸財而不  
知費盡悴而不憚勞令不我強也余亦欣然而思總  
總而群雖各有心其于于望望未嘗不基於寬烈之  
政廉污之操雖令不從與不賞而勸者抑豈無其故  
哉今范令光世濟其美連躋科級以儒道字民最再

杭縣志稿卷

二十

二

課矣始終不擾與民相安宜其一鄉之善如范君學  
諭武任君學錄安世毅然以身任其勞吁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凡領民社之寄者何獨不然豈直仁知之  
長獨擅其美永和之士勇於為義耶紹定庚寅陽月  
之吉記

明重修茗溪化灣閘記

錢塘縣志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黃汝亨撰在崇化

七都

聶侯治錢塘之五年士服教民戴德吏不敢為奸下  
令流水沃焦潤槁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茗溪居邑



之西偏通雲溪太湖注于海沿袤百五十里為閘有五曰化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目承雙流之要衝焉水溢則闔旱魃則開以隄以洩詎惟錢邑是賴蓋三郡邑利病所窳繫重矣初始于宋淳熙六年重建自洪武而永樂間教橫決閘圯至淹沒郡國人民流散天子乃敕大司農夏公元吉暨大納言趙公岳會同三司詣勘修築三年乃竣迨正統十年復以衝圯民害尤烈邑令葉公宗行申請事聞上敕少司空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分楸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碣中至今利賴之蓋百

六十二年無患矣萬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霖雨為災決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閘復圯苦水懸注如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為海下民其魚屋廬蕩析蔣種無具嗚號離散徧于四野侯嵩目計拯而里諸生徐生懋升率父老徐夢麟陳垣輩伏侯庭具陳利害狀侯慶額曰赤子在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策之善也前事後師政之經也民將亡命吾何愛頂踵于是單車出郭門挈小艇行赤曝下涉巨浸凡旬日數臨患所與父老議謂閘不備塘胡以禦衝衝則易潰何以施築于是得衎義黃河築堤法用六尺竹筴千



餘實之以石。下柱水為兩股。中填土而繫之高若干。  
發公帑可百金。庾粟百石。父老輩奮身董其事。不期  
月備塘成。舉伏地歡呼曰。是溝壑也。而登之場圃。父  
母我。雖然。亡塘患水。亡閘。亡以輸水。則患旱焦爛之  
禍。與淪胥等。聞何可已。侯乃復與父老輩議。帑藏且  
告匱。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血法乎。小損大益。  
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閘者。凡八十里。畝派  
五厘。凡若干畝。可得九百金。民輸恐後。又力請諸上  
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材木伐石繕工取給焉。  
不足則捐俸。多方濟之。又躬為勞來。將作負畚者靡

杭縣志稿卷

二十

四

勸為亘而高者四丈。培而厚者五丈。閘而疏其兌。若  
口者九尺。甫一載餘而閘成矣。父老子弟又舉伏地  
歡呼曰。是役也。水無虞浸。旱無虞焦。以隄以洩。可桑  
可田。非侯疇其父焉。于是徐生懋升率邑父老徐夢  
璧陳垣紀其事。而屬余以辭。余覽而歎曰。惠哉懋哉。  
世世永賴哉。侯也。而功視往者則倍。何者。往天子痼  
瘵。下民至勤。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履畝興築。而侯隻  
身肩之。往往費罄。司庾粟幾四千。權木三千。而侯半  
之。往閱三載。乃底績。所勘議者再。而侯捷之。侯利侔  
于百年。而三善溢于前人。其憂殷。其才敏達。其夙昔



入人深矣。列郡邑所被潤澤豐美甚博。侯其為衆父  
父矣。夫善無近名。侯也有孚惠德。以規百世。民也。碑  
曷能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活飢民。瘞死人骨。  
四境復業。比于豐穰。種種德政。詳他紀中。又奚綴焉。  
為閘也。碑用告來者。侯名心湯。字純中。別號銘源。豫  
章之新淦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若水之濟。衝以雙  
流。動決靜壺。水旱為憂。以塘以閘。天惠我侯。身先子  
來。溝壑田疇。昔在列祖。拯溺救然。勞苦重臣。動經歲  
年。生民其億。費亦溢千。事半功倍。侯若易焉。惟天降  
割。惟帝迪哲。百年同功。二賢合轍。昔也有葉。今也有  
杭。縣志稿卷 二十

五

鼎。鄭渠邵埭。千載爭烈。澤國名山。永不堙滅。

明重建長橋記

唐樓志。弘治十一年十月。華亭錢福撰并書。

碑文：

重脩通濟長橋記

唐樓志。嘉靖十四年。蔣瑤撰。許成名書。金潞篆額。

碑文 原闕

通濟橋碑記

唐樓志。嘉靖十九年。德清陳霆撰。吳源書。後附江  
源修橋歲月記。



碑文 原闕

附修橋歲月記 原闕

明錢福重建長橋記 錢福華亭人

維時同軌歲深四方之車轂擊重譯路廣希世之珍輻輳故知杠梁之繫于王政匪徒襲典籍而已也縉紳不舉逸之草茅草茅無力假助象教於是不得已而有取乎金仙氏之教焉若乃國朝經理宇內自兩都外分藩以浙為首杭又浙之首郡也其邑仁和之界湖德清者有鎮曰唐棲其水自天目來奔流震澤疏為三江望滄溟而歸者悉于此道焉故濶而深梁

杭縣志稿卷

二十

六

乎其上者易地而躡成其舊梁圯者不知其幾年土人以舟濟故勁風急湍溺斃臭載者歲有三四過者憫焉而懼其功之大莫肯先之者惟鄞賈陳守清道其地目其險私盟于心期底厥成績念鬱慮寢存夢形聿起利濟假化如來斷恩割愛棄妻屏子齋平生筋力所致金百兩買山采石造舟起沈得石若干乃號于其地之善士得金若干於是聲熾謗隨懼落坑塹奔告當路審有根柢竟剪髮走四方聞雞晨號頂拜趺突各有助之者共得金若干抵松江吾鄰夏景昭未有子見而說焉曰吾求嗣善緣良多然未有如



道人之誠而所務之要也。既館且施，予聞而嘉之。守清既得金歸，僦工甃石為硯，凡七濶二丈八尺，長四十六丈，乃持呂太常乘之所製疏語募予。予愛施與無蓄儲而待以舉，舉者猶衆，故弗能副。而樂道人之善而激勵相成，仁人利物之心，未敢斯須忘也。遂為之言，以饒諸石。嗚呼，商是而往，交廣閩越之珍，商鉅賈，凡以充中國之要需，秦晉魯吳之鐵冶，毛罽，凡以濟南土之不及，與夫聖天子之與，七大藩服敷奏，復逆信使驛郵，無論晨夕寒暑，風雨晴晦，如履平地，無顛覆之虞者，伊誰之功歟！以吾儒事而假力於金仙，

以縉紳職而售志於草茅，以藩臬所若耳目所及之要務而卒成於疏遠之人，是亦可為世慨矣。則夫遠人成之而居人壞之，已廢者起之而既成者不思修之，受命於天子之廷，食其地，役其民，安享其成而往來其途，不圖增重其功，而故坐視其敗而不續舉之者，亦獨何心哉！若夫守清之誠，與夫諸士之樂助者，其有為而為，無為而為，吾皆不可知。而過其地，獲享其安者，是則守清諸善士之所安也。其在天者，非吾所測。守清不欲自著其善，故悉諸善士之名書諸石。

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勒石



濟瑤重修通濟長橋記

唐樓南北通衢也。跨溪有橋，額曰通濟。肇自前代，漫不可考。久益傾圮，往來病之。弘治甲寅，方外陳守清者，謀始重建。工程浩大，艱於厥成。時武宗皇帝尚在青宮，敬承聖慈，仁孝太皇太后懿旨，遣官徧施名山大川，清逢其適，得賜白金若干，并會眾竭力，始克竣事。爰立貞石，構庵守之。歷今三紀矣。溪廣流深，波濤洶湧，奔冲為患。橋用崩裂，守僧方毓憂為，號于有眾。于是鎮之義士，共捨金若干，屬毓董治。橋舊為洞，凡七議塞其中。旁之二排木於底，實石于中，累而積之，愈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八

實愈重。水或冲激，本固不撓。眾謀協同，乃始事事。無何，毓卒，厥徒廣壘成之。幾數水害，功力益巨。自庚寅迄甲午，乃濟。計工千百，物料稱是。是故不可無記矣。天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久存而不壞。茲役之獲成也，其艱如此。自是以往，可不知所慎哉。予承乏冬曹，橋梁固有政者所急也。政在養民，雖勞不怨。溱洧有惠，後世病焉。矧是舉也，成于下，不煩于上，私其值，不役于公，成于下，所以昭義。私其值，所以昭仁。仁者，政之紀也。義者，仁之推也。仁立義弘，可以觀俗。民淳俗厚，可以觀政。舉天下而皆唐樓焉，則有政者可



無憂矣。不元有當記者乎。重夫呂子克厚之請。遂述  
修建之始末。若夫尚義捨財者。法得附書其名于碑  
陰。俾後之人有所考也。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勒  
石。

陳寔唐樓通濟橋碑記 陳寔德清人

唐樓去浙城不五舍。其地聯帶江湖。接引甌越。縈絡  
吳會。使傳之經行。商賈之走集。徒旅之往來。既以會  
道之冲。而輳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橫。曠岸並晚。市  
區氓。櫂鱗次櫛比。北鄉左右。越墟出販者。晨馳夕驚。  
肩摩迹累。溪渡則艱。徒涉則危。故非跨津設梁。則履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九

輒不通。響喚靡應。非所以續地脈。接風氣。濟利而便  
安者也。通濟之有橋。古矣。歲久傾廢。莫究遺迹。弘治  
甲寅。有陳守清者。募財重建。工鉅費殷。久莫就緒。事  
聞中禁。時太皇周后位長樂。康陵在東宮。咸遣官賜  
錘。橋遂克事。然溪之上游。實受錢塘諸山之水。當其  
大發。則徑冲旁注。水為橋拒。則湧為波濤。旋為激湍。  
彭躍擊撼。橋幾彫裂。議者謂物虛則受攻。基實則永  
固。茲橋過水之洞七。空厥多虛。實名善毀。於是衆議  
募力塞其二焉。曾無幾何。虛為實。乘中以邊掣。橋之  
主洞。撤走載形。崩潰可待。呂君廷潤觀而興懷。謂其



二子坤與需。曰鎮之有橋。吾先君尚翁嘗兩助其役。今須更治。度費四百金。吾籍成業。力可辦也。若輩其相予。必繼先德。遂集工改構。砥以堅樁。圍以巨珉。範金以鈎。其聯。灰蜃以弥其隙。其駕螯屹。其勝月偃。沖則莫駭。碗也。罔害履道之便。而啟途之通。至是橋可無替矣。工既竣。耆民陳禮。輩以上之分。泉水庸使者。相與嘉歎。亟下教獎焉。守橋道者。廣墾。就予請記。維先王之教。曰利人曰通物。是故扛梁之時。夏令則著橋道。在蜀武侯維飾。蓋事存通利。則在政必先。然大觀弗梁。病乎君國。乘輿濟涉。譏在執政。何者。事任在

上。故宜無責於下也。呂君一里士。故能治辦有國有政者之務。先王之教不戒而率充。是心內悅。人非其事矣。於戲。使世皆其人。里皆斯舉。寧有賦苦葉者歟。抑是役也。既捐樂為。呂則急義。保功告事。里則向方。賞勞率作。官則知政。義以倡務。方以導俗。政以勵衆。務倡則集俗。導則募衆。勵則起事。之駢美者也。是宜刻貞石。維之以詩。維蒼之南。浙川之陽。左澤右陂。鷗鳥作鄉。大溪南來。既折既東。受涓納潏。赴漚則洪。斬焉兩崖。氣勢中絕。三時望洋。行旅艱涉。烏江呼艤。亭長豎眉。淺榻深厲。終焉思危。有鉅者梁。成于積費。幾



圮者再樂輸者適有偉其士蹈義弗辭視病在躬捐  
金若遺作者百夫給者一手積鏹奚為蚩虜之守往  
來憧憧車輿駢駢焉知力功徒信厥便父詔子嚴祖  
德孫蘭尚父有後奕世其衍逝川沄沄長虹壓津有  
訊厥成視我刻文嘉靖庚子夏四月朔立

附龍江源修橋歲月記是橋之修一素之力也經  
始于丁酉仲春越七月工竣憲大夫黃山焦公蛟  
峯張公兩獎之又以成一素之美寓勵俗之仁也  
夫黃山負地方之重蛟峯任水利之專均所事者  
一素舉之二大夫彰之善哉一素呂姓諱塘字廷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一  
潤仁和人予在道家嘗聞其略用補陳寔之遺此  
名與此橋而俱存焉龍江源識  
清重修長橋碑銘

唐樓志康熙癸卯卓天寅撰

吾里有長橋蓋通衢也北達京師南接閩粵凡有事  
四方者無不由茲利涉焉余卓氏自先世以來聚族  
于此斯橋之存屢經圯複而再造于有明嘉靖之丁  
酉則邑先輩呂廷潤力也太守黃山焦公水利蛟峯  
張公嘉獎之迄今歷年滋久日漸頽圯圖維鼎新事  
匪易集顧念此橋之興廢通里所係亦行旅攸關水



至此而滌洄舟從中而迅邁今雖物力艱難而人咸樂勸誦日量功略址程費董其役者則五保領袖萬君公朗肩其費者余弟子孟偕諸善信實為首庸而因舊無更視昔增壯度幾引纜之堤永為輻輳之所跨虹之偃鬱為培厚之基矣夫橋梁國務所急載之工典亦王官之一事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唯修舉得時斯遵途有自斯橋之利又豈淺鮮哉第思自嘉靖迄今百有餘年趨事維勤鳩工如赴吾里之人輕利急公始終如一日余故援筆記之且繫之銘銘曰顧茲西水川流浩浩維彼河梁為浙孔道我石

既攻我材既同厥址維舊厥功以崇王途既平禮讓成俗陂陀如雲除道相屬矯如蒼龍偃立于波蜿如長虹下飲于河福祿既同德澤以茂洽和仁人久石並久時康熙癸卯秋之吉

重修碧天廣濟長橋碑

康熙己亥徐元正撰吳肇纘書石在長橋北塊屬德清境茲以同屬脩長橋碑記因附載之

兩浙利世濟人凡事大之在朝宸廟楹之上小之不遺于一事一物遠之在四海九洲之廣近之不遺于一鎮一鄉唯恃任事者不以艱而阻不以少而伏則



匹夫可以建不拔之業而當時蒙其利後世誦其功  
顧任事者亦有所甚難志不堅不成力不瘁不成就  
使志堅力瘁而囊乏季子之金人鮮將伯之助則心  
雖切而勿克遂而况群疑衆阻掣肘牽撓又未必不  
垂成于俄頃而敗于頃刻也唐樓去餘縣數十里雖  
名外鎮而生齒繁茂百貨駢集衣冠仕宦之族指不  
勝屈儼然郡縣也有橋也厥名廣濟界河而鎖流為  
南北要途明弘治間鄞僧陳氏守清鎮人邵君翊戮  
力維新于今又三百年非復昔時之鞏固矣余間因  
到省停橈橋畔目覩傾圮之狀而因念工力之浩繁

每有志而未逮獨念前既不知何人出全力以創斯  
橋而貽百世以後無窮之利後復有嗣而興之者以  
續百世以上不知誰何之功今人未必不如古人又  
安知今日林林總總之中寧無守清邵君其人者惜  
乎余未之見也噫古人創制立法原欲垂之萬世迨  
數傳後不能補偏救弊卒致蕩然漸滅而無可考者  
不可悉數何況一橋余既以遠宦故勿獲力襄斯橋  
而當世亦卒無其人坐見其朝損一石暮損一柱日  
復一日漸致湮沒徒令後之人臨流吊古追指其地  
曰是故廣濟橋之遺址也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而



無可如何者也。而何意竟得吳山山僧皈一。復得廣文邵君九皋。夫皈一一。貧僧耳。邵君亦落拓儒生。驟然以千百年將絕之緒。而仔肩于一身。竭五年之功。聚數千之財。而又衆謗不搖。流言不奪。卒能以其精神。感動前大中丞。今少司空王公。為之主。遂使繼續之勞。同于鼎建。傾危之址。穩卧安流。功在當時。業垂後世。可謂偉矣。余嘗謂斯橋之建。其利有三。利涉一也。復古二也。壯鎮人形。勝三也。皈一暨邵君。獨能于衆人不知任。不能任。不敢任之時。一朝而三利斯舉。是皈一與守清。不啻衣鉢之傳。而邵君與邵君實為

表箕之紹。安見古今不相及耶。余適來家食里居。罕出庭戶。不知橋之成也。若何崇高。若何廣濶。較曩日規模。更開拓否。僅與之所至。偕一二至友。駕扁舟。携樽酒。登橋四望。俯激湍之奔流。仰林閣之烟月。聽欵乃而神怡。聞禱歌而心暢。則雖一事一物一鄉一鎮之功。又何不可與朝辰廟楹九州四海之業。同垂久遠哉。鎮人請書其事于石。而求記于余。余謂其功不可沒也。宜以鼓後世之勇於任事者。至其工費之繁。襄力之衆。皈一且有記。余不多贅也。賜進士第。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清溪徐元正撰。龍溪後學。



吳肇績敬書大清康熙歲次己亥冬小春月  
宗蓮華井記

咸淳志嘉熙二年仁和令范光記在臨平蓮華院  
臨平山後十里井鹵惡余客小林四面散汲其味畧  
同日與范右之蔡及之納涼蓮華院院有三井和僧  
孰勝僧指露井最良余亟取烹茗清寒甘冽自是日  
走覺奴二嬰靳不輕費品此泉為小林第一井有神  
焉亦喜自賀吾不復將百味矣雖然唐人詩云除却  
借書沽酒外更無閒事擾公私余當長斯邑頗以不  
擾見思別十年矣行旅如歸今以汲水擾人乎右之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五

笑曰亦君甘棠加封殖尔何愛數語以記斯井之逢  
化城庵井闌石刻

唐樓志化城庵古井闌刻淳祐四年四月上旬惠  
塔主置十二字見武林梵志

清珍珠泉銘

在黃鶴山顯寧寺康熙間王暉撰

顯寧寺方丈之前有泉焉用石甃之周遭約三文許  
清冷澄泓可鑑毛髮以足躡地則泛涌如珠故名珍  
珠泉彰其美也夫泉固不同側出者曰沍正出者曰  
檻漢涌上出者曰趵突而且有甘如醴者有白如乳



者有温如湯者而此則以珠名靈山秀氣鐘於此者何異歟為之銘曰惟山之靈鐘於頭寧泉似玉蘊泛作珠形混混而出寂寂無聲既澄且潔亦滌塵情翳此珍珠匪時勿見以足躡地遂乃纍貫非關虎跑豈屬龍獻日落星沈幽香不變

宋朱宥錢塘縣修路刻石

定鄉小識在定山新嶺錢塘縣安吉口三大戶朱宥口奉引修路與了皇祐元年六月日三大戶朱宥趙訓楊治六行字徑二寸年月字徑寸餘缺二字吉下疑鄉字宥下疑等字兩浙金石錄摩崖正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六

書

新嶺修路刻石

定鄉小識在定山新嶺錢行口口修路口口方佛口口定光佛口口口口熙五年六行字大者徑三四寸小者寸許以行書兼篆意紀年熙字上缺考宗紀元押熙字者凡四雍熙嘉熙皆止四年此非淳熙即紹熙矣

定明院石刻

定鄉小識在新嶺定明院修造東廊了正書字徑三寸兩行無年月款識當亦宋刻新嶺為達富陽



要道前有修路諸刻。疑院僧修造東廊，募有餘資，於此除道，故以是起義。其下必有叙及修路之文，特剝漫耳。不然，定明造廊，何與新嶺，而大書深刻於此耶。明補刻東坡安平泉詩。

臨平記：舊在安隱寺，洪武中為白刺史取去。崇禎初，沈一先集東坡字畫刻於石，并跋。

聞說山垠別有源，撥雲尋徑興飄然。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計年。煮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時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片泉。里西安平泉澄泓清冽，近揖虎跑，遠交錫惠。余童而甘之，每以

從前水經傳茗事者，品外置之，真為孟浪。及讀蘇詩，始知此泉原有不朽之名者。舊有文忠碑刻，失去，名蹟烟消，深足抱愧。爰集蘇字壽此詩於石，誌毋諼也。崇禎庚午長至日，後學沈一先道傳氏謹跋。

明塘棲鎮添設水利通判廳記

唐棲志：隆慶辛未周詩樸湯煥書。

塘棲去會城五十里，而遙當水陸孔道，控帶三郡，蓋浙藩北一大門戶也。崔葦之所聚，盜賊多有往者，倭奴犯北關，出入塘棲，藉令此中有督盜專蒞之，如今者稍足倚其後，何至馳突如入無人之境哉。曩時督



撫胡公巡按周公請增設水利行署。即命郡主盜者往。毋令盜得逞。所以閉奸救域。通行旅而保藩籬之固者。誠便計也。其署故在鎮下游。墟墓叢薄間。與居民懸隔。主盜者歲間一至。即不能終夕舍去矣。塘棲故名鎮。泉貨豐衍。羣盜日謀。幾一染指其中。其奈何。令郡大夫去崇巖。披荆棘而居也。其甚不稱。先是。滇南楊君繡。新安楊君旦。江陰薛君璠。嘗議徙廛間。皆中寢不行。已而穀峯羅大夫至。蓋隆慶戊辰也。歲稔盜日起。督撫谷公知羅大夫才。則檄大夫專蒞塘棲。大夫至。塘棲顧而喟曰。凡吾所以來。非盜是求乎。倘

吾廛一切之便。坐而媮日。即民費藉也。顧吾未有以廛民耳。於是明賞格。勤部伍。廣偵探。盜聞風解去。相顧不敢犯。其明年。惠洽威馳。遠近懷之。鎮之鄉進士沈君佩。光祿卓君明。鄉請大夫而徙焉。大夫曰。是吾意也。遂請諸當道者。當道許之。乃卜於故址西半里許。阻水負陸。翼帶闌闌。廣四十步。南北四倍。其廣繚以崇墉。擇日經始。令千百伍長各司厥工。度舊而規新。務以不煩。門堂室廡。悉儀其故。其東北偏。別構凡若干楹。則因地形。且用羨材也。役始於隆慶三年八月十七日。其明年二月十五日役罷。其地故没入呂



姓者費凡若干兩。往者盜公行江湖間。公私惴惴。憂  
茲大矣。向非羅大夫朝夕躬自督察。無寧居幾道路  
梗者。吏四方者。視官若蓬廬。又况其行部所在。歲什  
一而戾止者。其安肯為民樹永久計。屑屑不憚煩也。  
夫羅大夫豈直謀其身。繼自今踵大夫至者。居有寧  
止。得展布其四體。於以除民患。芟盜萌。即大夫之利  
澤。此方將與斯署並永矣。大夫佐郡。多所建樹。不書  
書。其闕於行署者如此。羅大夫名星。楚之黃岡人。  
明添設總捕水利廳題名記

唐棲志隆慶五年羅星撰

題名有記。內外大小諸司。莫不有之。其來舊矣。為此  
舉者。非為侈美也。蓋凡職掌所在。莫為之前。則無所  
於創。莫為之後。則無所於述。後來者。雖欲稽考。而無  
由。况其間制行少異。則觀鑒頓殊。惟恐後之論。今亦  
猶今之論。昔自不能不凜凜於心。厥係亦非小小者。  
此題名之所由起也。杭郡址五十里。有鎮曰唐棲。蓋  
三吳水陸交通之市。向未設官。故未有公署。嘉靖三  
十九年。始奉欽命。依添設府佐於茲鎮。註選駐劄。為  
總捕水利廳職。列於杭。其實嘉之崇德湖之德清。并  
杭之仁和。為所兼隸也。舊館始創於鎮東墻間。年久



頽毀且非其地。星筮仕蒞鎮，申明當道，遷建於鎮中。空間官地，諸頗如法，惟此缺典，是以忘其不肖，僭為補之。以俟後之君子云。隆慶五年歲在辛未季冬吉旦。

黃岡羅星樞 羅星後陞雲南河州知州

通判 楊繡 雲南晉寧縣人陞四川達州知州

楊旦 直隸休寧縣人

薛璠 直隸江寧縣人 羅星 湖廣黃岡縣人

樓水文乘又補五人 賴守忠 江西豐城縣人 王良用

江西吉水縣人陞 張弘毅 廣東東莞縣人茂辰進士 福建寧府

廣西上思州知州 高自治 山西太原右衛人辛未進士 文王輔 廣西象州人舉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

案杭縣自劃分杭市後，舊有公署、學校等石刻，今已不在縣境，存者僅此。添設水利廳二石，亟載之。然遺文尚在，附錄於左。

宋喬行簡重建仁和縣署記

仁和在吳越時為錢江，皆附郭。皇朝興國三年，錢氏奉圖籍入朝，改令名。建炎南渡，二邑俱視赤縣，方駐蹕之初，披荆棘，立都邑，志不久在吳會，宮室省府，猶曰草創。况令居乎？仁和縣宅，莫詳締建之始。距今殆不止百年，屋老且腐，始定壬辰，胡君巨卿來領縣。至之日，顧瞻庭宇，梁扶棟柱，岌岌動搖，旦起視事，如坐



巖墻之下，慄乎將壓。前是紆墨，縮銅不啻數十令。僅  
僅支傾，補敗指日以俟。踐更何暇為持久計？令雖健  
而決束於枵單，末如之何。人固不以咎令也。令京尹  
余公，宿知其然。宰一日上府，京尹顧謂之曰：「君子所  
居一日必葺，况有地百里且附於王畿，敝陋若是，曾  
不逮鄙小縣。我念此久矣，今其可諉是責於他人乎？  
乃捐錢四百萬，俾更之。令承命惟謹，即度財賦功，增  
庠培薄，易湫隘為顯敞。自門向廳，宇廊廡堂皇，寢處  
庖廡無一不撤其舊而新之。終始於壬辰之孟秋迄  
事於癸巳之仲夏。見者環視拱睨，無不洞心駭目。是

役也。木章竹筍，悉市之地。山庸工如家，輿匠肩來一  
金一粟，咸出於公。里胥恬不之預，蓋京尹厚於捐金，  
令尹篤於任責，宜其率作興事，不勞於民，不愆于素。  
起百年之顛仆，為一邑之壯觀也。始邑之獄舍傾圮，  
門闕殆不容楔，縲繫其中者，既無以宣其底滯之氣，  
而令問囚其下，幾無立人之所。常平係省二庫，亦久  
弗葺。至是皆為之更創，堅固鎮密，足以支久。敝極而  
亨，勢固有所待也。令尹來諭予曰：「邑之興作，自始事  
迄落成，盡出京尹。令官府屹然，吏民俱受宏庇。願託  
文辭以記其事。予曰：「是可書也。京尹諱天錫，今以戶



部侍郎兼歷之任風力強濟多多益辦政平訟清百  
圮具舉縣宰平易近民居官所記政以最聞蓋不特  
興廢起敝一事而已是歲季夏望日

宗倪文節公思仁和治無倦堂記 淳熙十一年

故簡齊先生陳公之孫鞏宰仁和之明年稍暇始葺  
縣舍北鄉數椽為齋名之曰無倦而求文於余其言  
曰自輦轂駐東南仁和遂視赤縣事之繁劇不待問  
而知方其紛至而沓未俯仰應酬雖甚精敏窮日之  
力有不暇給者吾以綿薄不自量而冒焉以居吾甚  
懼焉是以朝夕黽勉而不敢頃臾以怠又曰縣事甚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三

冗吾於退食之餘獨可無一室自休以為思政之地  
幸縣有廢屋因其舊而稍加闢焉於其成而取吾夫  
子所以告子路者名之庶有警也其為我記之余於  
陳君有鄉曲雅素嘗訪焉視其庭無一人急走疾呼  
者詢之里閭則未嘗有留滯不決之事蓋陳君敏而  
才又能勤而不懈宜其政之治如此抑余聞之古之  
為政者先民事後之為政者辦官事而已也如先民  
事則其所汲汲焉者無一不在民故政修而民以被  
惠苟徒曰辦官事而已也則其所汲汲焉者乃將有  
病民者矣夫身以先之又勤相以勞勉之於是而繼



之以無倦則吾夫子之告子路無非為民者今縣吏困於簿書期會訟獄賦歛之間於農桑教化之務凡民事之切者或置不問豈獨其力之不足歟亦其勢之迫使然也若陳君於官事既辦矣於世之所謂能吏則既優為之矣非其力之不足而勢有所迫者也苟又於吾夫子之言有得焉以其無倦之情施之民事則夫政績之美當與古循吏比可也今明天子垂意字民之選褒表其尤以風四方偏州下邑罔有遺遺况其近在轂下者乎於今世所謂能吏者猶且選擢不棄况如古所謂循吏者乎陳君勉之無謂古今

殊時而以余言為迂也既以告陳君遂書以為記

又安敬堂嘉泰二年建姜夔記未見

元陳基重建仁和縣署記

杭屬縣附郭者仁和與錢塘也仁和在吳越為錢江縣宋興國初易今名故在餘杭門之內紹興間縣令孫延直徙治拾賢坊其遷麗府之南左偏而與錢塘縣四隅錄事司並為東西序則國朝大德間也重紀至元之五年己卯達魯噶齊默克因其舊而繕完之距今蓋二十餘年矣上棟下宇內垣外墉寔橈侈剝凜乎其將廢而卒未有能剔其蠹而支其傾者至



正二十年庚子。總管吳陵謝侯節。修舉庶政。務以先  
後為次第。環視列縣。所宜振而新之。殆斯為甚。爰命  
庀材鳩工。而達魯噶齊北庭伯嘉納侯。躋之。同知總  
管府事。邵君勝初。治中劉君克忠。因力贊之。中為治  
事之堂。旁為兩廊。右為架閣庫。前為譙門。屋以間計  
者二十有三。其增。剏則退食之廳。居堂之後。幕賓之  
舍。居堂之左。屋以間計者九。傳階為闌楯。同於外者  
為之墉。以丈計者一百五十有奇。椅榻之具。器皿之  
需。與凡所宜有者。莫不畢備。是役也。經始於閏月丙  
寅。告成於九月庚申。工以日計者一百一十有五。錢

以繕計者若干。董其事者。主簿王欽。徵文以為記者。  
縣達魯噶齊。長安高博也。杭為東南會府。省憲百執  
事實。蒞焉。承平以來。職守令而司民社者。非無器望  
才能之選也。然每每殫精於簿書。鞠躬於賦斂。獄訟  
糾紛之末。而倣倣焉。靡歲月以俟。踐更者相踵也。由  
是視公守不翅如傳舍。尚慮其危且傾哉。今工不重  
費。民不勤勞。而植橈扶窳。剔蠹而支傾者。顧有須於  
兵革旁午之際。蓋往者之所急。來者之所戒。政之善  
訓也。侯能不以傳舍視官府矣。居其居而職其職者。  
第毋以踐更玩吏民。則仁和其庶幾乎。書以畀之。俾



刻諸石以俟後之葺者尚有考云。

宗樓鑰錢塘縣題名記

錢塘古都會繁華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於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舊附郭二邑事體寢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府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宮禁籞乃以華嚴僧房故基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宗君价始至興滯橫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

以崇儒風建控獄以清囚繫又裒集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考史牒自宗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得十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考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設施知所先後如何鑰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為之記始末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明仁和縣治題名記 殷雪霄撰



仁和令楊君文煥刊著前令姓名於石乃以其記屬石川殷雲霄氏曰吾視其賢者以為勸則不肖者以為戒殷子曰緣名以正事者居之不實因利以圖成者行之勿遂惟誠于身而無所為者遠矣記曰惟仁和附大省府省府官常師事者十餘令兩京官歲遣視事又十餘令日走謁有事問何如聽所不可惟謹事以克就理及法司百需役費皆問諸縣浙江財賦于天下為最多仁和于浙江為最多絲羅紬縠鹽財魚果之類朝廷于歲辦外時遣使徵取其地為東南大都會道路四通縣民以十餘萬戶四方商賈聚市

闈又十餘萬戶其訟獄號名諸務煩梗豈可勝言而又賓客之往來舟楫之徒役廩餼之供饋亭館之修飾稍弗及備諸司者以為弗能焉故仁和令于天下為最難噫令之役豈專此哉致朝廷之意以惠乎民以近俗令安能舍此而故急于彼勢有然也不急於勢而責其分令于令無乎弗難也楊君為仁和令已三年不病其難而政有成故觀其言可以知余言不為誣也令姓氏刊于石者自韶濩而下十五人楊君名應奎字文煥青州益都人進士

宋吳泳建錢塘縣學記



王畿首善天下有辟雍有頴宮皆所以尊教治達邇法也錢塘在五代時斗僻一方其國儉其民畧船車檝馬輕死好劍率以武力競雖襲封君長緣飾儒術置擇能賢以籠絡吳中之士迄未有聞人我藝祖皇帝迅掃區夏挈錢塘輿地盡歸職方列聖丕承陶以詩書風之禮義而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暇建也慶曆以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抗與蘇越得置郡博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佐主學事至是江以南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附郭之邑猶未置也六龍渡江駐蹕於此戎事纔息崇禮

考文內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視開封而錢塘為邑至紹興間令昉建夫子廟簡肅李公祥識之正朔款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黌宇尚缺無以為民讀法蒞士校比之所頃趙侯與權來尹可兆喟然作曰臨安赤縣二先志憲宰仁和已建其一豈斯邑亦有社有民而不知教耶乃景岡相基諏日庀徒於縣之東得丞薑廡遂建學其上命宰趙與杰鞏耕及簿正王夢得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宮雖雖在左廟肅肅在右廷殖殖在中門率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池疏為二齋列為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



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於是可以藏修息游已，是役也。如簿正實始終之，則貽書潼川吳泳，願有述。泳謝曰：春秋不書修類宮之義，何敢書。則有曰：今徧州縣皆先民託矣。泳既不得辭，乃以得諸聖賢者而諭多士。昔畢命之訓，殷士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設教千條萬目，只要人將已放之心斂而歸諸己，而學者恻恻然率馳驚於外，因物有遷而失其本心者多矣。矧園衆大之區，哉利慾之薰心也，奇巧之蕩心也，紛華之悅

心也。淫樂慝禮之接心也，宮室妻妾之動心也。一旦晝之間，知誘物化，牛羊之濯，雞犬之放，其所有仁義之良，蓋無幾矣。資質敏慧者，不過競習科舉而亢志於高明者，又不免遽廬孔孟而歸宿老釋也。然則何以長善救失而新美其俗哉。畢命所謂收有德義之訓焉。孟子所謂求有學問之道焉。非必取成於心，尊奉其精神，屏除其意見，絕學相書，不稽古，不論業，而徑以為是也。為語邑之秀民，更請擇斯二者。

明魏驥重修錢塘縣學記

杭州府錢塘縣於按察使甚為密邇，而廟學創自前



代其殿廡堂齋率由風摧雨震弗稱具瞻按察使鳳陽陳公璇過之嘆曰是邑廟學之廢如斯吾可視之而不顧哉歸謀於副使寶應王公鏜南昌羅公篔僉事廬陵陳公永郅武上官公爰臨武鄺公彥譽永豐高公安莆田王公譽山陽馮公節新安馮公清僉曰是吾輩職也復詢之郡邑士民皆無異議乃首督郡縣以修飾為事而諸公皆協心力以為助焉肇工景泰二年二月成於又明年七月

明陳善修錢塘縣學記

錢塘縣在省城東隅形勝獨奇風氣攸聚代有偉人

景泰三年浙江按察使陳公璇睹廟學仆傾大加繕治閱三載功成見公及魏文靖公記中嗣後嘉靖三十年杭守孫公孟四十二年督學憲副屠公義英再修飾之比乃十年尋復就圯萬曆二年四月先師廟脊為風雨所壞司訓黃君金榮謀於同官潘君桂芳各捐資葺之然殿堂齋舍庖廩諸多蕪穢二君具狀白於督學滕公公曰於當道俱從公請先是修建之役專督於縣貳而教官皆不與聞是以選材不精督匠不力費恒十倍工復不堅公悉其弊乃檄二君與邑丞曾以孝並替之又以材料不充價不時給則民



多重困而工用難集於是效材給值先時皆具人樂於趨役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費半往者而工實倍之經始先師廟次兩廡次敬一亭次五箴亭次兩戟門又南櫺星門門之南新樹石闌東西凡若干丈廟之北修明倫堂堂之西修啟聖祠始於三月落成於六月而學諭李君維鉉及錢塘縣尹姜君名繼至各捐資增飾土地祠及學諭舍宇內外煥然改觀李君同黃君鮑君如璧相與率諸生輩詣予請記善因拜手言曰休哉滕公興學之績不可以不記也今天廟祀孔顏將以孔顏之學期多士也茲賢登科膺仕者代

不乏人然詞章功利訓詁之習往往有之豈孔顏之教乎滕公以興起斯文為己責多士夙聞公教而敬業於學不有慨然以聖人為必可師者乎夫立教不外明倫聖學莫先主敬敬敷五教之說虞廷倡之而萬世教人者宗焉近世司教秉鐸之士未有以斯學望天下者乃公則首蕪之且惓惓以戒慎恐懼為言正唐虞競業之遺旨也諸士服習有素敬奉師門之教於此出王於此游衍始無愧於黌宮弗戾聖人之教以仰承滕公興學造士之盛心而二三師儒締構之勞亦非無補矣



明金學曾重建錢塘尊經閣記略

邑侯江陵朱公雅若以文程督博士諸生月三詣學宮揚扆文藝悉奉六經手為甲乙鉛槧各當其材士斐就鄉風蒸蒸以文學興於是相地於明倫堂後締構五楹輪奐堂皇層樓高廈襟江帶海凌雲干霄人文之觀美備矣閣成將度六經尊藏之并建繼往開來坊奎壁堂名宦祠鄉賢祠觀德園祭品庫齋宿所及倉庾庖福等皆極堅麗新神主增祭器肇於癸卯十一月落成於甲辰八月其制悉出侯部署其費皆侯捐金贖鍰繼以中丞直指大夫暨父老子弟委輸

而樂者故工集費而民不知云

明聶心湯重建錢塘學記

余觀茲邦於文學則既彬彬矣自有黌校以來其間汙隆之變屯泰之數具在紀乘通年崇經閣闢廡宇百廢俱舉不亦庶幾昭明宣壺哉惟是夫子妥靈之宮倏廼傾越先是丹堊塗飾固亡恙也而其中蠹蝕已盡飄風急雨楹棟相失俎豆尊罍懼將淪壓余小子凜然急議更新又慮故事材具屬賈埏埴聽工大都相欺以樗窳乃與廉幹之貳悉心擘畫鳩材吳楚必須榷梓貞珉者用之總會經費帑緡若干條諸大



府僉議允諧。筮日鳩工。為堅永計。經費不足。佐以斥  
羨。斥羨不繼。佐以祿入。經始幾閱歲。而報成事。宏麗  
堅緻。視舊有加焉。乃進諸儒生而諭之曰。自茲以往。  
庶保無速朽也乎。夫棟樑榱桷。不一材。一不備具。吾  
知其不能有事也。貞碩遐遺。樛櫟錯用。槁中弗卹。丹  
黝相蒙。曾未幾時。又虞復圯。猶之夫不事事也。吾與  
汝游聖人之門。學聖人之學。真心質行。有如此庀材  
矣。蓋有事因於壞極。其道為蠱。蠱之象曰。君子以振  
民育德。德不育。則民不振。是在師帥。余敢不勉。棟宇  
既成。取諸大壯。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擇地

而蹈爰。固聖基。諸儒士其各兢兢業業。有不朽之樹  
立。斯有不朽之聲名。人人聖賢之徒。雖隆廟貌于天  
下。可也是舉也。發謀建白。則學博士暨弟子員。主持  
蠲助。則中丞兩御史臺。藩臬使。郡大夫。余小子不過  
灰心畢力。勉盡職事而已。於是薦藻告成。歌泮落之  
至。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余曰。諸生休矣。不曰濟濟多  
士。克廣德心乎。願與二三子交相勗。以無忝於壯基  
之翼。為聖門光爰。紀其事如左。

明吳太冲修錢塘縣學記

吾杭鼎建三學。二百餘禩。聖澤沾洽。人文恒甲於海。



內錢塘視二學地少東國初以來增修之者凡五最  
後為萬曆丁未迄今僅三十餘年而傾欹崩折不支  
風雨聽講雍容之地幾鞠為茂草若是者何哉微芒  
不輯則至於摧落當事者或有其意而無其暇暇矣  
力有不給故也會武昌鄔侯始至謁廟俎豆斯陳荒  
蕪滿目愴焉永歎不寧夙夜於是庀材鳩工首捐俸  
百金合當道暨紳士之助得金若干凡甃棟椽必求  
精堅餼工傭值如民間不以官事煩百姓適直指中  
州梁公巡鹺按郡聞斯舉欣然曰是誠不可緩檄百  
鎰佐其急而明倫堂先成梁公舉耐祝之冠蓋之倫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三

耆舊之老以及諸縫掖皆動色感歎有肅雍興起之  
思乃越日佑聖觀不戒於火將延齋署公先諸有司  
至向火虔拜風即返而熒熄其精誠所格若此於是  
尊經閣啟聖祠次第繕葺宮牆峩峩聖賢式臨如聞  
肸鬩焉梁公名雲構河雲蘭陽人戊辰進士鄔侯名  
明昌武昌人丁丑進士署學正王君名國雋順天人  
庚午舉人司訓方君何晉慈谿人唐君純長興人稽  
督則佐尹王君家植雲南人皆歲貢士翰林院編修  
吳太冲記

清滿保重修錢塘學建尊經閣復廢忠祠碑記



康熙五十有四年。余奉命制閩浙。越明年。有事武林。凡蒞斯土者。必先謁文廟。循舊典也。武林之為孔子廟者三。蓋郡庠及仁錢兩邑庠也。下車者例詣郡庠。明所統也。以來於斯者衆。故頗有修葺。略無荆榛焉。余方幸師儒之有以作率也。而諸生有環而請者。則葺學宮也。問其名。則王道寧暨合庠之士子也。閱其詞。則為錢塘學請也。余因有慨焉。夫事每親於所習。見而忽於所不及見。同一學宮。而麗於都者如此。其整葺以所至者衆也。附於邑者如彼。其淪圯以所至者鮮也。今而知類水鸞旂。魯人傳之歌詠。亦以魯侯

之戾止也。不然。魯十二公多歷年所。而何為乎獨頌魯僖也。爰從其請。捐金而為之。瓶復下其議於司。一時從而樂輸者。且踵相接也。於是鳩工庀材。僉謀同也。定方運斤。工人聚也。翼垂屏列。堂構成也。屹然環亘。垣墉起也。楹桷燦然。丹堊施也。有司報余曰。落成矣。夫黨庠學序。造育人材。古之訓也。肄業於茲。而使聖賢之地。風雨不蔽。是亦士大夫之耻也。闕而復整。整而必思所以善其後。毋使國收者之得蹂躪於此。是則賢有司與庠士子之責。而亦余之所厚望也。明倫堂後為尊經閣。榛莽弗治久矣。蓋燬於火也。捐資



獨任而鼎新之。則邑孝廉潘兆新、廩生范玉鈔、施博儀也。學之東隅為褒忠祠，蓋祀明方正學等一十四人，以脗一時名臣，故附於學也。寢漸而失，其故祀為使節所假館也。稽圖考冊，釐正而歸之於學。又從諸生徐文熙等之請也，以祠故列於斯序之內，欲其永傳而無失也。且欲後之行過是都者，毋第習於所見而忽於所不及見也，故合三事而並記之也。

清錢琦重修錢塘縣學記

錢塘襟江帶海，巖壑深秀，西湖環城，碧波澄澈，稱名勝地。生斯土者，萃山川之靈氣，多英奇磊落瑰瑋絕

特之才，故文章科第之盛，甲於天下。縣故有學，創始於明初。縣令邵復亨購地，佑聖觀之西，舊老氏之宮，十有二楹，改以建學。嗣後增修不一，至本朝而規模大備。縣學地鄰闔閭，右則中河一帶，舟楫銜接，日夕喧雜，無高阜大川為之襟抱。乾隆四十九年六月，里民不戒於火，牆毀延西廡，至於大成殿。維時凡得與廟祭者，謀所以繕治之。羣籲請於都轉，益運使舒公，轉請於前中丞伊公，福公得給公費三千金。鄉大夫等各出資相助，而司馬許君學疏，恕堂獨捐千金。衆公舉專董其事，許君慨然不辭。遂於次年二月初始



十月工成。凡木金土石之物以千計。其工各以萬計。費幾八千金。而公費私助僅之五六。許君於獨捐外。一并任之。其廡之西偏。舊有隙地。接壤民居。向無重垣之蔽。以致蔓延為患。因不惜多金。復加版築。永資捍衛。並念祭器樂器典禮攸闕。前此都銷劫火。爰攷舊章。悉仿古制。宮懸咸備。籩豆維新。此一舉也。為盛世昌明正學。為梓里扶植人材。豈斤斤博好善之美名已哉。大工既竣。卜吉有日。星門洞開。庭奧寬邃。兩齋之舍。第一流之坊。豁如翼如。妥神靈而興文教。於是乎在。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六

清俞樾重修錢塘學記

錢塘古縣也。縣之有學。肇始於宋紹興。遷建於明洪武。代有修葺。碑記具存。可無贅也。咸豐季年。粵賊陷杭。學燬於兵。收復之後。與府學仁和縣學同時重建。而大難初夷。物力未裕。粗還舊觀。苟美苟完。及今垂三十年。旁風上雨。日就撓頽。光緒十四年。紳士前侍郎朱公等。請於松公。修葺府學。仁和學工。大費鉅錢。塘學未遑兼顧。及十七年五月。霪雨兼旬。大成殿東廡及明倫堂皆圯。而文昌閣土穀祠。鄉賢名宦諸祠。亦頽毀過半。於是教諭兼郡訓導袁君。言於錢塘令。



伍君請於護撫劉公。署藩司黃公。都轉惠公。發錢五百萬。為完繕之資。而以前侍郎朱公及楊君文瑩。王君同。丁君兩。董理其事。其監視工作者。鄒君在寅。張君景雲。宗君元照。陸君家驥也。鄒君諗於杭之故事。乃謀於朱公曰。學宮之東。舊有褒忠祠。今其鄰地新設太平營。侵占祠地。又於祠基建立廬舍。闔扇空連。轉於學宮。若不相屬。其學中廊屋。亦為書斗竊賃於人。於學宮之西。私闢一街。隔絕之。東西兩路。儼成通衢。此侵地之宜復者也。舊制。明倫堂及崇聖祠。忠孝祠。土穀祠。位置皆未得宜。所五宮牆第一流石坊在

西面河沿。蓋舊制。即以此為泮池也。今泮池已改鑿於櫺星門外。則石坊虛列。轉泄文明之氣。此規制之宜正者也。今請自宮牆起。由泮池而櫺星門。戟門。大成殿。東西廡。及名宦鄉賢祠。皆仍其舊。而葺治之。丹雘之。至明倫堂。則移對學之正門。加造中門三楹。翼以廊房。排樹碑石。設立闔楯。以肅觀瞻。其東建土地文信國祠。又其東建崇聖祠。皆有門。有垣。其前偏東建奎星閣。又前偏西建文昌閣。閣之前有門。門之左則就廢基。重建褒忠祠。以祀明臣方正學等十四賢。又左則建忠孝祠。而宮牆第一流石坊。則移建東路。



改書錢塘縣儒學五字。至民間侵占之地，宜請官示禁，勿使溷雜，以褻文明。於是縉紳聚謀，僉以為然。後告於有司，一從其議。侵地既復，規制聿新，頽壁丹柱，重垣修廊，鏤檻雕櫺，攢甍鬩拱，共用洋錢一萬四千七百有奇。原發經費不敷，先籌款應付，而以浙西商捐歲餘，餘資償之。自壬辰九月至癸丑七月而底於成。

宋陸游重修仁和縣廟學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廢禮棄樂，掃除

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更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



子被衮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省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貯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剽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

明改建仁和縣學記

明魏驥撰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古澤闔公鼎以仁和縣學卑隘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九

且東接按察使。西連其署之囹圄。嘆曰。此豈可為崇清廟肅弦誦之所乎。乃謀之浙江左布政使梁榮。按察使曾蒙簡等。咸以為然。於是相地得舊貢院之址。高亢為宜。言於朝。乃擇日始事。委布政使檢校駱義監督。杭州知府胡濬往來經營之。其材則本諸舊而易以新者半。禮殿五間。兩廡三十間。前蔽戟門。外列楹。皇明倫堂五間。兩齋一十間。下至倉庫庖廡之類。凡學所宜有者。無不備具。其費出於公而財不傷。工出於傭而民不擾。化卑隘為宏敞。肇工於天順三年之六月。訖工於是年之十月。既落成。教諭畢昇謂不



可無述以示來者請記於余夫學校實風化賢才攸繫故歷代重之至我朝崇重之意視前代有加誠千載一時也然學就新矣為士子者處茲闕耀之地不可徒資之以為觀美亦當一新其志去凡近進高明毋專事虛文以圖利祿而忘厥重要一以古之名臣賢相自期應時需展所蘊上不負朝廷崇重之意下不負諸重臣作興之美而後可不然猶凡民耳

明夏時正修仁和縣學記

仁和縣儒學舊在郡城觀橋之西北洪武間即元西湖書院為之者在郡城紀家橋東天順三年徙湧金

門南舊貢院址不二十五六十年殿與學壹皆上漏下穿且將頽壓揭虔有愆講肆無所師生皇皇無以為謀乃用言之按察使言之布政使言之巡按御使而皆遣之遂以劄府同知李景區畫眾材帖下冠帶義官吳諫董視群役肇事於成化辛丑四月十有三日巧者獻能力者獻勤撤其腐敗易以堅良槌其滂漫煥以丹碧補乎故所闕佚創乎新所加增訖工于明年壬寅正月十五日師生謂宜文記其成屬之時正辭不獲乃為言曰洪維我朝法古為治文命敷于四海學校徧滿天下一朝內外臣僚仰承德意急先務



而莫之敢後。誠以天下之大，需賢才以共理也。賢才之生，必學校以養成之也。仁和密邇，三司首善之地，其尤在所宜先者乎。夫惟古學校之養賢材也，有道而賢才之為學也，亦必以道。其道何如？若大學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而其要則莫先于正心也。其工夫準的，莫急于明義利之辨也。是師之所以為教，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為教也。弟子之所以為學，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為學也。夫如是，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由是推而達之上，以奉乎其君，行其義也。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其有不幸，則臨

大節不可奪也。下以臨乎民，務民之義。若保赤子，心誠求之，務有以得其心也。言惟君子喻于義也。鷄鳴而起，孳孳乎以求大義，所當為急而為之，日不暇給也。由是功高而名流，業廣而祿享，雖不求利而利是無不至也。小人喻于利也。鷄鳴而起，孳孳乎以屬乎黷聲之無厭，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日不暇給也。由是聲稱日以墮，節義與之俱喪，甚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則亦何益之有哉。然而父兄其猶以是而願望之，朋友其猶以是而染習之，為之師者其猶以是而誘導之，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詒子夏曰：汝為君子儒。



無為小人儒。他日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小人儒乎。為己者。君子儒乎。差毫釐而謬千里。故術不可不慎也。若夫靈几秩秩。廟貌巍巍。仰而瞻。俯而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五經四書。日星朗曜。聖謨洋洋。嘉言孔章。時聖賢儼乎其接。德容也。藹乎其聆。聲效也。其於潛孚默契。盖有不言而喻者矣。何幸遭逢盛際。陶鎔沐浴之深。期為君子儒。上無負于聖天子。下無負于所學也。歟。其為小人儒也。則亦存乎其人焉耳。時正老矣。猶願與諸士子交相勸也。於是為記。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二

明粘燦重修仁和縣學記

正德己卯春。掌鈐者以余教仁和。仁和多賢。間亦有故習未除。趨向弗類者。余則日與講疑義。勵修檢。嚴日課。不數月。而環列几下者。其拜俯步趨。動定語默。新故漸不相襲。說者謂仁和士習維新矣。士習雖新。而庠舍之蠹敝猶夫故也。日講習坐其下者。恒慄慄然。忽夏至日。撤講未移刻。而棟宇覆壓。器用敝盡。余與諸生輩。偶幸而免也。豈造物者亮其志。憫其愚。欲新其規。以逢其會乎。於是杭守留志淑。民急起而營之。工勤力疾。越月而輪奐一新。余時拊案嘆曰。士習



新而居是士者亦新。宇宙間物理氣數之相值固如斯哉。然草創規畫耳。若夫齋廊檻壁殿廡檐楹與凡藻繪粉飾之工。猶有未能悉備者。未幾留且去。去且再至。至未幾復膺擢。嗣留者蒞政。既無令聞且亦未遑也。新淦廖瑜氏蓋承於邑者。獨有志於是。瑜志雖勤而分量則有限。司風紀者特以瑜署令事。惟是得加補治修葺。既而得新令李義壯氏而規制始復完焉。瑜以余悉其事。謀司訓車君蘊索余記云。

明馬三才重修仁和學明倫堂記

文末錄續補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三

明仁和縣學重修記 陳善樸

仁和建學先諸邑。其創構為歲至久。往嘉靖中比歲再圯矣。至萬曆癸酉。新建張侯蓋始規恢明倫堂而益新之。士論於是益賢張侯云。已而侯以內召去。繼之者為南海梁侯。侯敦讓崇儒。甫視事即加意學校。月凡數至。延見諸生。必降色優禮之。每遇月試。輒捐俸入以豐厨供。士皆感悅。以為前此所未嘗見。侯襟宇冲粹。雅不欲以俗吏自命。念仁和雖劇邑。吾獨得以儒道鎮之。益務右文興學。為諸邑倡。乃鳩工飭材。推廣前制。大啟門闈。宏肆夾堦。而額其上曰。學先諸



邑增築崇墉延袤數百武雜植松檜數百株大成殿  
前後開二角門士之登科者於此取道其翼亭戟門  
東西廡兩廊並甃築堅厚門楹則加丹堊為易明倫  
堂西棟敗者承以巨材後堂寢室視舊增美西偏公  
署為堂三楹居室五楹齋厨涵室皆具學門對西城  
雉堞門以內舊為輿臺兩盤據侯盡撤其廬而空之  
林木森列天衢蕩然始稱都城學宮矣自經始迄於  
落成皆侯躬親董理凡費金錢二百千侯悉捐俸入  
不以煩民人昭侯建學之心與張侯同而其難實過  
之云襄厥成者為學諭吉水王君燾學訓喻君楫先

以陞任行茲學諭大田陳君成安暨學訓安福萬君  
如灝上杭何君文甲相繼至僉嘉懿舉謀勒石來徵  
予言予惟仁和學比歲再圮今則比歲再新然則廢  
興固不在人哉世之為令者類多簿書期會自結於  
上其視學宮興廢至或等之郵傳甚則灌莽而荆棘  
焉夫吏職百司務首學校日惟從事簿書即政平訟  
理何以命曰儒吏哉侯嶺海士出宰劇邑能以文雅  
飾吏治至朘己以宅諸生多士嚮風彬彬益盛所以  
薰德而向化者良有自哉

清吳農祥代邵遠平重修仁和學記



吾邑仁和之學。宋時初附於臨安府學。紹興中遷於縣治之東觀橋。勝國初年。苦其湫隘。洪武十一年。又遷於前洋街。天順三年。巡按御史閻鼎等以其地逼臬司。又徙於舊貢院之基。今杭州府學之右。猶之宋附於臨安而已。夫附臨安與府學一也。古之人其留意於學也。公卿大夫百司庶尹。有一不由學校以升者歟。而顧不能相陰陽。度流泉夕陽之勝。以為一邑倡。何獨於茲學一再遷而仍屬之府歟。吾知之矣。仁邑者。吾郡之首邑也。如有家於此。諸侯有庶子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支分派別。日疏日遠。而為嫡子。

者。則承宗祧之重者也。既承宗祧之重。則一家所有。咸嫡子是寄。而無從錫之家土。授之祝教也。以語夫仁邑之隸於郡也。何以異。是得一善士。匪曰一邑之良。即一郡之善士。得一俊民。匪曰一邑之俊民。即一郡之俊民也。由茲以推。其所有秉化權。參密勿。端拱廟堂之上者。亦將曰匪一邑之公卿。而一郡之所產也。夫士子矻矻窮經。及膺主知。受國寄。毅然以名教為己任。則交相引為重。或曰。此山川之所會毓也。或曰。此祖宗之所成就也。頌申甫則歸之於喬嶽。詠棫樸則稱之於周王。其人品愈尊。則所稱述愈大。然則



仁邑雖一邑使在吾學者伏而思曰吾之學成則為  
武林九邑之所首舉斯為桑梓之光也有不龜勉奮  
起以仰承國家所以待士之重乎吾邑之先達其為  
重於天下者指不勝屈勝國之中其識幾先翦巨惡  
為國家遏其方張之勢殞九死而不悔者則有若胡  
端敏世寧議論侃侃力持大體不負給諫之任者則  
有若江參議址清介自持挺然難犯者則有若沈侍  
郎銳而我曾祖弘齋公事世宗議大禮忤永嘉張公  
爭敬與楊公慎豐公熙等拜杖闕下老死戎所自著  
書以為娛凡此數公皆仁邑所指為斗杓者也吾鄉

才識之士聞其風者有不砥礪感觸思與諸公並垂  
天壤乎嗚呼勲業經濟則驗之於後日而其立意斷  
然不欺其志則卜之於初年有椒蘭之性者必不爭  
蕭艾之榮挺松柏之操者必不雜薰蕕之氣亦在諸  
君自驗之而已矣學之設也年久傾圮風雨剝蝕自  
聖宮以及倉庫庖廡皆鞠為茂草吾先考增益公為  
邑諸生怒然傷之欲言之於通邑未有以應也每告  
小子曰汝他日有成當成乃父之志歲在乙丑巡撫  
河陽王峯趙公至浙江省新杭州府學而余亦以大  
葬先人得乞假歸家慨然曰此非吾父之志耶乃擇



日新之自聖殿兩廡及蔽戟櫺星門是咨是度凡學宮所宜有無不備具凡用金若干功成爰記歲月於石以勉我子弟以無負先人之教也云尔  
清包映奎重建仁和儒學明倫堂記

仁庠為七十五邑冠左江而右湖山川靈淑之氣甲於東南自制科來代多偉人若胡端敏邵康僖諸公尤其彰彰較著也先是署教諭鄒待聞暨邵學士封翁增益先生勉力修葺未竣厥事歲乙丑大中丞趙公方鳩工庀材郡縣學宮次第振舉視昔有加戒三先生給假旋里慨然捐千金共勸之從先志也先生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七

之言曰吾幼而游焉息焉聚族於斯焉吾祖吾父所由之以進身也吾子若孫果能經明而行修蒸我髦士寧僅文章華國之足云而况吾父之志未竟敢不竭蹶以從事嗚呼先生可謂善承先志矣今者殿宇堂廡標門垣墉之屬煥然一新以至社祠文閣漸次崇飾俾邑子弟朝弦而夕誦焉咸曰非大中丞及先生之力不至此先生甲辰會魁讀書中秘視學江右下車之始楚粵方用兵日馳驅於馬之場左手揮白羽右手持不律校讐不失累黍而且以敦倫飭行為諸生率故視學之命兩膺特簡旋以博學鴻儒召充



講幄人皆以為榮而先生處之泊如也。方且左右天子，黼黻太平，躋之前代名卿之列，與端敏之事功，康億之理學，何多讓焉。厥後繼先生而起者，光贊鴻猷，發皇經術，無不歎美於學校之日盛，而追維其所自始，不更有厚幸哉。奎以薄劣庸材，濫竽鱣堂之末，謹上其事於各臺司，而為文勒石，以垂不朽云。時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仲秋。

清徐恕重脩仁和儒學記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自三代迄今，勵賢才而美風俗，未有不本諸庠序學校者也。杭為浙東西十一郡之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八

冠，府學與仁和錢塘二學並建省城。士游三學者，沐浴聖朝之教育，百有餘年，拔萃起潛，科名文章之盛，固已超越前代矣。予承乏杭守，旋蒙恩命，擢任監司，朔望謁聖三學宮，竊見廊廡祠宇，內外陳丹雘粉，半多剝落，或上雨旁風，垣敬木腐，又其甚者，鞠為茂草，頽瞻太息，亟謀繕葺而幸新之。會里人候銓知府許承基倡率諸巖商請輸資以佐經費，轉申兩院臺，鳩工庀材，府學錢塘學既先後落成，煥然改觀矣。惟仁和一學，無焉未舉。考仁和舊學，在宗附於京庠，洪武十一年，即西湖書院改為學。天順三年，始徙今地，與



府學相毗前明遞有增建屢修屢圯國朝順治八年重修廟學大門改移東向由府學出入康熙八年教諭鄒瑄共郡人學士邵遠平重建明倫堂雍正八年前制府彭城李公銜檄學重修距今又四十餘年矣許君承基偕行省理問何君宗方復踵前請力肩其役時方伯王公亶望護撫篆事首先其請制府鍾公音令撫運使三公寶督學使者王公杰皆以振興學舍為先務嘉予維新廉使郝公碩程儲道李公慶蔡抗嘉道孔公毓文和衷協德樂觀厥成郡伯彭公永年董率維勤克舉厥職是役也凡櫺星門及戟門兩

廡至大成殿明倫堂頽者築之朽者易之毀者補之其自大門魁星文昌二閣崇聖鄉賢名宦忠孝陳忠肅公五祠湮蕪僅存遺址度材量地莫不循舊基而一一鼎新之繚以墻垣四百餘丈周遭雜植花樹數百本以資游息舊觀頓復規制加宏許何二君可謂無忝斯任矣經如於乾隆癸巳年二月二十五日迄工於六月十五日費計白錢五千九百七十兩有奇清孫鏞重修仁和儒學記

仁和學宋時與錢塘學皆附臨安府學紹興間始析建縣治東明天順初又徙今址在今杭州府學之右



國朝順治迄乾隆間皆嘗大修之粵匪陷浙學燬於兵迨克復後浙江巡撫馬端敏公撥款重建事詳前記光緒戊子隸學之士以日就傾圮上其事於郡守陳公文驤初議府仁錢三學並修旋以費鉅不果次年葉赫崧公來撫兩浙郡紳朱公智等以先修府仁二學請公慨然許之乃提文瀾閣鈔書積金移充經費委前署杭州府事郭公式昌董正之經始於己丑七月期年而成凡崇聖祠明倫堂名宦鄉賢等祠土木丹堊煥然一新并塞面城西路如康熙間谷公令甲以社岐趨又移文昌閣於殿東隅闢其前為道義

之門其東土地祠本祠宋參政陳文肅公祠之前增鑿方渠築亭於上取朱子半畝方塘一鑑開詩語顏為額凡以啟文明供游息者周且備計所費銀錢四千餘圓嗚呼何用之節而事之舉歟其監是役者曰羅槩盛起姚己元王掄奎丁立本宗元照黃維嶽陸家驥高榮丁立中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仲秋

明薛應旂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固杭州仁和錢塘諸生習射之圃也當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成化辛卯乃即開元宮廢址總建督學者就以蒞政繼遷代偶間屯田憲秦因以



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寬至遂議度圃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乃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竟以原圃讓為屯田公署其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圯嘉靖辛亥予叨視學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始克經理冬十二月訖工凡為前堂前軒各三楹東西兩廡各五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厨屋三楹中外門各一座左右候館各一楹其餘弓矢決拾候鵠旌旂鐘鼓琴瑟笙簫塤磬尊壘豆籩勺篚洗禁俎案豐饌之屬悉鼎新如制癸丑春節遂進師生習射值有其事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十一

明仁和縣學題名記 教諭李公塵撰

唯天下學校立師教其來尚矣成周六典師無專職鄉庠主以鄉大夫州序主州長黨校主以黨正蓋兼官也漢唐而下郡國州縣之學或置經師文學或置博士助教或置教授教諭時則有專職焉我國家稽古右文建置學官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以為之長而又咸設訓導以佐之至若選授之法員資之制育成之方亦惟隨時損益代有不同期得人敷



教造士以隆治化美風俗彼此一而已矣璧初試濫膺蘭谿教諭正德元年春改仁和仁和為浙文文獻首邑湖山鍾靈人才輩出名鄉碩儒煇耀前後雖曰天寶生之以基邦家而安社稷然朝廷作育之功師儒誘掖之力要皆不可誣也昔之任於是者若鼎君大年之文畢君昇之廉潘君楷之剛皆卓然著聞其餘善可稱者時不乏人奈何以塵之寡陋尸素於其間其何能紹前修而淑後進乎竊當有志龜勉師道以補偏塞責而殷鑒近取孰與前哲尚論追式顧名字歲久泯湮無從備錄爰旁搜博訪合今昔僅得三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十二

十餘人載於牘諸生間而請曰古之登名者或題名于塔游覽者或題名于山矧諸先生受天子命相繼臨蒞一邑擁皋比育青衿而名字顧闕焉弗題奚可哉願刻諸堂壇以繫衆思而示後嗣璧曰然此誠承乏者之責也乃比次列書名工勒石余賤姓名亦竊附焉用告於後之君子

明李旻錢塘縣學科第題名記

錢塘之有學舊矣洪武庚戌始遷為令學士升于學而行道建功於時史有載焉四方之人往往能稱論之游于學者乃或懵不知氏名不有紀以示後固缺



典也。按察于公守正提學吳公原明來觀于學。見學宮蕪陋敝壞，命修治焉。于是讀講有齋，從祀有廡，廟堂始有甃石。凡廟學之所當有而未備者，次第備矣。學之師生，甃石當書其事。于公聞而止之曰：春秋修類宮，不書於經，此何足事耶？茲學以科第題名者，不為乏人，而姓氏不傳，久則泯沒無聞，况表前修以勵後學，政之所當然也。石其用於是乎？予曰：此美事也，不可以不承。乃訪求洪武以來科第鄉試二錄，得第進士者若干人，領鄉書者若干人，並其歷任所至書之所不能詳者，缺之題名于石，以俟後人。

明仁和縣學科目題名記 本學教諭劉煥撰

國家設科目，所以進賢才。學宮立石題名，所以激後進。非設科取士，則賢才無自而出。非立石題名，則後進無由而興。此科甲題名之石，學校所當立者也。杭郡為浙都會，仁和為杭首邑，地靈人傑，瑰奇英俊之士，登名科甲，出為世用者，倍蓰他鄉。使不立石以記得人之盛，何以表先達激後進耶？成化丁亥春，予承乏典教是邑，謁廟儀畢，稽學之故址。國初改宗元西湖書院為之。天順己卯冬，侍御公鼐請移建於斯。凡聖賢贊像，經書傳注之碑，森列戟門左右。惟甲科名



石未備。遂謀同寅司訓紀濬之。聞于郡守張公禧。二  
守陳公翔。邑令周君濬。二尹胡尹源。咸捐俸。買碣石  
就工。取自洪武開科以來。擢鄉試登黃甲若干人。第  
其姓氏爵級。悉鐫於上。置諸講堂右。昭示永久。僉謂  
煥司教鐸。宜為記之。粵自成周盛時。賓興賢良。科目  
之名。未有隋唐既興。始立科目之名。文猶未盛。洪維  
天朝。列聖相承。文運弘開。三年大比。簡拔賢才。于茲  
百年之久。視前代彌隆。仁和賢才。由此之出。有居近  
臣勲業彰。有任藩臬聲譽著。以至為守為令。司校官  
列庶職者。莫不各以其術鳴。斯可見其地靈人傑。視

他郡為尤盛也。方今聖天子在位。右文圖治。尤重科  
目。提學則有憲。副安陽劉公鈺。按治則有叟。史臨江  
張公。舉與夫藩臬諸重臣。悉以作興學校為心。宜乎  
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接武前修者出焉。今緣後進  
游歌學宮。沐浴清化。覩茲石。必指某科某也。為近臣  
某科某也。為名藩臬。至於守令。校官庶職。亦由某科  
而進。既皆有令名。寧不深思曰。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吾  
何不勇猛精熏。經筵史以聖賢道學自立。先達名人自勉。  
撥高科躋膺仕。俾功業文章巍然煥然。有光前烈。而無歉於後可也。  
若然。則茲石之立。豈小補哉。余言曷足為輕重。姑書以俟云。



